

小邪神全传^②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

邪神

小邪神全传^②

小邪神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下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

敬告读者及同业：

本社近期推出的港、澳、台作家所著的武侠、言情小说，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。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。

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；也敬告同业，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书，以免引起诉讼。

责任编辑：阿 践

封面设计：赵成伟

小邪神全传[®] (台湾)卧龙生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一四印刷厂印刷

688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4 印张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ISBN 7-104-00541-2/1·212 本卷定价：16.80 元

新登(京)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+

小丁道：“小邪算了啦，小雨又不知道我们要来，而且她还找了咱们这么久，算一算还是咱们不对呢！你就原谅她一次好不好？”她有点怕小邪神经病又发作乱来一通，那就惨了。可惜小邪已开始发作了。

小邪看看小丁，又看看小雨，“嘿嘿……”他装出一副奸臣狞笑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阿三、阿四和小邪已有十数年之合作经验，他俩立即拱手齐叫：“在！”像极了戏台上之判官审案。

小丁和小雨同时惊叫道：“小邪你……”

“嘿嘿……”小邪冷笑道：“馒头两个侍候……两人都有！”他知道阿四身上带有好几个山东大馒头，这下可派上用场了。

“是！”阿三、阿四各拿出一个大馒头，阿三走向小雨，阿四则走到小丁身边，抿着嘴，一副庄严像。

小丁惊叫道：“小邪你想干嘛？这馒头……我……”她感到事态严重，紧张不已。

小雨则微微轻笑，好像在玩游戏一样不在意，她的经验要比小丁差一大截，到现在还笑得出来。

“行刑！”小邪手掌一拍太师椅，大吼一声，威风八面煞像包青天。他当这个包青天可有十几年之经验，从小听戏就开始学了，现在已演得入木三分。

“是！”阿三、阿四立即行刑，两人同时往目标扑去，一点也不留情。

“哇！小邪！”“哇……呜……”，“哇，喔呜……”小丁和小雨已是惊叫不已，挣扎逃命。

阿三、阿四可真不客气，捉着小丁和小雨，馒头真往她们口中塞，不时哈哈笑着。

“哇……哇呜！”“噢呜……哇……”

等小丁和小雨挣脱“摩掌”时，已被塞下大半个馒头，两人不时躬哈腰打嗝。

“哈哈……”小邪、阿三、阿四高兴直笑着。

“小姐你怎么了？”小星星已端着茶盘进入大厅，她惊奇地望着邪。

小邪一看是她马上叫道：“差了一名，照旧啦！”

“是！”阿三、阿四立即冲上去，夺下茶盘，两人合作，三两下就将个大馒头塞进小星星口中。

可怜小星星还来不及叫，已被大馒头猛塞得翻白眼地楞在地上。

小邪叫道：“奉上孩儿茶！呵呵……”

“是！”阿三、阿四端着茶，笑嘻嘻地交给小丁她们三人。

不久她们将茶喝下去，才喘口气，舒服多了。

小邪已笑得头下脚上地躺在太师椅上，眼泪直流。

“小雨出了什么事？”从后院传出一阵女人声音。

小邪听到有人来，他大叫道：“上馒头！”

阿三、阿四也玩得正起劲叫声“是”，立即掏出馒头迎了上去。

突地阿三叫道：“小邪！上不得啊！”

小邪躺得正舒服，他叫道：“哪有上不得的？上大的！”

阿三、阿四跑回来，紧张又尴尬地拉起小邪，阿四叫道：“小邪帮上不得，真的上不得！”

小邪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？我来上！”抢过阿三手中馒头，翻身一看也楞住了。

来人正是“飘花宫”宫主，乔小雨的母亲，她身着白色素罗衫，秀挽髻，风姿绰约温文尔雅，美绝天下，比小雨多了一份成熟母性之美得像天上瑶池仙子，令人不敢侵犯，美得令人见之则神往而不褻渎现在正惊奇地望着小邪。

小邪一看是宫主，心中暗道：“哇佳佳！老的怎么一声不响地就

来了？”他的表情正如小孩偷糖果而被人逮着一般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尴尬轻笑一声，双手捧着馒头笑道：“夫人吗？……我带来这馒头要孝敬您的，请您收下。”他反应倒是挺快。

众人见到小邪如此模样，都憋住气，咬着舌头，强忍住笑声。

小邪这个判官当不成，变成太监了。

乔夫人天生慈善心肠，她见到小邪眼青鼻肿，以为是宫里的人打伤的，一个不忍心，她接下馒头笑道：“小公子谢谢你的馒头，你的伤疼不疼？”

小星星有意报一箭之仇，她抢口道：“夫人是……”

小邪也不慢，立即截口道：“夫人哪！不疼！不疼！我的馒头差点就被小星星抢去吃掉，还好有留下一个，您一定要好好看住馒头，不然很危险的。”他倒是恶人先告状，反咬小星星一口。

乔夫人看看馒头道：“小星星你把人家打伤了？”

小星星急道：“夫人不是……是他……”她一急也说不出话来。

乔夫人安慰道：“小星星打伤了人家就向人家赔罪，以后不能再乱伤人，知道吗？”

小星星闻言知道解释已无望，她蹲身道声“是”，立即走向小邪面前瞪了他一眼，蹲身道：“杨公子请你原谅我的不是。”

小邪笑道：“以后少开口就没事，知道吗？站一边去。”

小星星又白了他一眼道：“是！多谢杨公子。”这才不是味道地走到小雨身边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嘻嘻……”阿三、阿四已笑出声音来。

小邪笑道：“老夫人，其实我的伤是自己撞到的，您别怪小星星，我叫杨小邪，是和老头子一起混的。”

“老头子？”乔夫人不解道：“你说的老头子是谁呢？”

小邪道：“是您的丈夫，欧阳不空大侠，我们在一起混了好几年，其实我也该叫您老娘子才对，呵呵。”他也不想出要叫什么才对，反正老头子的另一半叫老娘子，也该算对吧？

乔夫人一听到自己丈夫，已有点神伤，幽幽道：“他还好吗？”

小邪道：“老娘子你放心，不久他就会回来，这几年他都和我住在一

起活得很好，不过他有时候会理光头反省一下自己罢了，嘻嘻！”他想到老头子这十几年来，已被自己理了十余次光头，禁不住窃笑起来。

乔夫人喃喃道：“一晃就是十几年了，小雨出生到现在都没与他见过面，唉！”

“娘！”小雨走向前扶住乔夫人，她道：“娘，爹就快回来了，您别担心，您回房吧！女儿会招待小邪的。”

乔夫人颌首道：“好吧，让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玩玩，也好减轻一些娘对你的愧疚。”她直抚着小雨秀发。

小雨道：“娘您别这么说，小雨活得很好，从来没有不快乐过，娘您别想得太多了。”

小邪安慰道：“老娘子你放心，我一定将他引渡回来，他怎么可以偷跑呢？乱来！”

小丁忙道：“小邪你怎么可以用‘引渡’两字呢？要说用请地，知道吗？”

乔夫人仍然将小邪当作小孩，也不在乎这些，她笑道：“小公子谢谢你，我感激你在这许多年来，替我照顾欧阳先生，否则他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定饱受孤寂之苦的。”

小邪笑道：“老娘子，小恩不言谢，您上次也拿九叶灵芝救我一命，所以大恩也不言谢，我们都是家，都是人。”这次他这“一家人”倒说对了。

乔夫人一听，心情也开朗了许多，她笑道：“小公子，欧阳先生有了你作伴，一定过得很快乐的。”

小雨见娘笑起来，她也很高兴道：“娘，杨小邪他好好玩，您看他一来就送给您一个大馒头，这种事也只有他做得出来，呵呵……”她本想说小邪是想用馒头塞她母亲嘴巴，这更是好玩，但有点不妥，只好改口。

乔夫人笑道：“难得他一份诚意，小雨你可要好好招待人家。”

小雨笑道：“娘您放心，小雨一定会好好招待这些朋友的。”

小邪道：“老娘子，我替您介绍，这是小丁、阿三、阿四！”他一一指人介绍。

乔夫人笑道：“你们好！”

小丁、阿三、阿四拱手齐道：“夫人好！”

乔夫人点头道：“你们聊吧！过几天我下厨房作几样菜给你们尝尝。”

小雨喜道：“好哇，娘！我最喜欢吃您作的冰糖燕窝了。”

小邪笑道：“老娘子，我最喜欢吃‘乌龟狗香香’了，嘻嘻。”

小丁扯他衣角叫道：“小邪你正经点。”

乔夫人愕然道：“乌龟狗香香？这是……”她从来没听过有这道菜。

小邪轻笑道：“这是老头子发明的，下次他回来时，夫人您可以问他怎么作，很好吃哪！”

乔夫人笑道：“好，我倒要学作这道菜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回房了。”说着莲步轻移已往后院走去。

“夫人慢走。”众人拱手揖身送乔夫人回后院。

小邪笑道：“老娘子拜拜！”他很潇洒的向乔夫人挥手。

乔夫人也回头向他招手轻笑几声，已消失在走道间。

“嗒！”小邪喘口气叫道：“终于脱离魔手！”他好像三天没睡觉般的倒在椅子上。

乔小雨奇道：“小邪你怎么这么累？”

小邪甩甩手臂道：“你娘真像呆头鹅，呆归呆，她偏偏长了一副菩萨模样，我碰上她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。好苦！”

阿三道：“我更惨，连气都憋住了，好苦哪！”

小丁哧哧笑道：“难得你有点像人样，否则你不闹翻天才怪！”

小邪若有所解地道：“我到现在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要走，原来他跟我一样憋不住了，只好只身潜逃啦！”

小星星瞪着小邪叫道：“小邪你真是，塞了我一个大馒头，还要我向你道歉，你不够意思。”

小邪还她一眼叫道：“喂、喂、喂！小星星！我们小孩子的事情不能让大人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告密？你才不够意思，再吃一个！”他抢过阿四手中馒头丢向小星星叫道：“快点吃。”

小星星楞了一下，看看手中馒头幽幽道：“我不吃，我吃不下了。”她觉得自己也有错，所以不再争下去。

小邪道：“也好，等你饿了再吃，刚才……嘻嘻，好险哪！我差点就将馒头塞在夫人嘴里，如果塞进去，那……哈哈……”他幻想着夫人被塞时的情景，忍不住已哈哈笑了起来。

小雨也轻笑几声然后道：“我先带你们到寝室，然后再到四处走走。”

小邪道：“也好，你们这里满多鬼东西，我倒要好好看看。”

说着小雨领他们到后院小楼，替他们安置一番。

后院并不是四合院，而是在大花园中筑造了六座小楼，做不定形排置，楼与楼之间有白色大理石小道相连，小楼有双层，有单层，皆是白色墙垣配以不同颜色之琉璃玉石。左边两栋小楼分别为红色六角双层题有“怜花”字样之小楼，及另一座同样形式但较为高耸之“秋归”楼。右边三栋分别为淡红色，碧绿色及青蓝色。正前方则是全白色之水晶塔，甚为尊贵，此塔是乔夫人起居之所，塔前题有“观月楼”三字。淡红色小楼题有“烟雨轩”，是小雨居住。小邪他们则住在青蓝色小楼，名曰：“醉星楼”，只要有个醉字，小邪就很满意，他识字不多，但对这个“醉”字，可内行得很，一看到就能朗朗上口，现在可谓醉鬼逢醉楼，两相宜。另外那座碧绿色小楼则为“水月楼”是婢女居住处所。每栋楼都有特别风貌，但全都不失高雅。

是夜小雨在后院“听泉小筑”设宴款待小邪他们。

酒过三巡。

小邪已有些醉意，他笑咪咪道：“各位好朋友，你们说我杨小邪没读书能不能念出好诗来？”

小丁娇笑道：“小邪你知不知道你上次在‘寒玲苑’喝醉时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倒也满好听，怎么？你兴趣又来了？”她知道小邪如果多读书，那他的文思才气可能会和他的武功一样惊人，因为她曾尝过那种“醉醒寒夜尽蒙雨”的滋味。

阿三笑道：“小邪帮主没想到你还学起酒诗仙来啦？听说那位酒诗仙喝的是太白酒，所以他名字叫李太白，小邪帮主你喝的是玫瑰露，那么你得改名杨玫瑰了，嘻嘻，女人嘛！”他也是醉眼惺忪，胡言乱语了。

“啪！”一声，小邪晃头晃手地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：“阿三你他妈的

什么名字不好改，把我改成女人？该打！该打！”“啪啪……”他打个不停。

阿三笑嘻嘻道：“我可是实话实说啊！”

小丁拉开小邪娇嗔道：“小邪你少席前常常要酒疯，要作诗，作词就快点作，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大才子，天雅士。”

小邪点头叫道：“好！那个诗仙李白是怎么回事？说来听听看！”

小雨笑道：“李白他一喝酒，文思不竭，李白和你一样爱酒，也和你差不多狂，他竟敢叫杨贵妃替他脱鞋子，真是狂放不羁，呵呵……”她直笑着，小邪现在不就是活生生的李白吗？

小邪叫道：“哇哇哇，李白果然有一套，俺可要向他多多学习，来！你快替我脱鞋子。”伸起双脚，等待小雨替他脱鞋子，有样学样。

小雨红着脸笑道：“我又不是杨贵妃，这样好了，等你醉倒在地，我再替你……”她还是没说出口，头低着，有点困窘。

小丁叫道：“小邪你要作诗就作，怎么这么多毛病呢？”她在替小雨解危。

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：“小丁，你们才见面几个时辰就卯上了？哥俩好啦！”抓起酒樽“咕噜……咕噜……”将酒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作就作，李白喝酒喝多少才能作诗？”

小星星笑道：“杜工部他有一首诗是这样的：‘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’，他喝一斗酒就能吟诗不绝，小邪你要不要喝三斗呢？”

小邪闻言已抱起酒坛，猛往嘴里灌“咕噜……”喝个没完，存心喝上三斗再作诗。

阿三道：“小邪帮主你喝了这些酒，那位杜工部不知要怎么样形容你哪！”

“哈——”小邪晃了一下身躯道：“我想那位杜……杜……杜什么？小丁。”他反问小丁。

小丁笑道：“是诗圣杜甫，因为他做过官，所以人家又叫他‘杜工部’，唐朝人。”

小邪迷糊点头道：“原来是当差的，我想他看到我会说：‘小邪三斗赛神仙，笑傲江湖称酒仙，浪涛捞月醉眼眩，自比李白是诗仙’，怎么

样？”他瞪大眼睛望着大家，甚是得意。

“哇！”小星星拍手叫道：“小邪没想到你没念书，还会作出这种诗来！你好神奇！”

小邪也不客气地挺着胸得意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正常、正常！这种事不多见，不多见！哈哈……”他又喝两口酒，很是得意。

“好！好！”阿三、阿四听不懂也直拍手叫好。

小丁没话说，她知道小邪聪明绝顶，一点即通，这句诗连押韵都用上了，此诗正和李白一样的疏狂，在惊涛骇浪里，双目醉眩眩也敢下去捞月，这是狂到极点了，她笑道：“小邪你真狂，诗也作得很好。”她由衷佩服。

小雨笑道：“这首诗来形容你再恰好不过了，想不到你才思如此敏锐，该去考状元啦！”

小邪有点无奈道：“有这么想过，可惜凡事太多，能者多劳，否则我倒想考状元，弄个杨工部作作，好吧！李白谈完了，下一位谈词吧！”他也想作首词。

小雨美目带采道：“说到词，可要归于南唐词圣李煜，李后主了，他的词冠绝天下，很少人能作得像他那样好的。”

阿三凑趣道：“小邪开始扯，摸到边也有奖，来！再喝三杯，三斗三啦！一代词人马上成立！”他将酒杯送往小邪，呵呵直笑。

“哈哈……”小邪接过手，狂饮而尽，他现在以为自己是李白了，要更狂才像，所以全是大动作，举手，晓舌甩头，比关公手中那只青龙宝刀晃得还要厉害，他叫道：“好一个马上成立，我他妈的乱喝三斗三，乱凑四、五句也算数，来！”转向小丁，他道：“李后主最风骚的词是哪些？念来让我听听看。”

小丁微抚秀发，风情万种娇笑道：“他有两首‘相见欢’不知道迷死了多少青年男女，我念给你听，第一首是：‘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！’第二首是：‘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’这两首词好美，好伤感，好耐人寻味，我好喜欢，小邪你也作一首看看。”她很希望小邪能作一首“相见欢”，不管

是好或不好，她都希望小邪能作出来。

小雨也希望小邪能词兴大发，作出好词，她轻笑地望着小邪不说话，怕打断了他的思路。

小星星也想看看小邪是否能扯出名词一首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小邪。

阿四狂妄地挥手叫道：“这种事小意思，咱们小邪帮主早上还用过‘泰山压卵’，现在泰山压李后主，简单得很，小邪帮主快露一首。”他拉着小邪衣角，信心十足。

小邪叫道：“这些词怎么听起来都有点酸酸的？令人不怎么爽快。”他也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小丁道：“就是因为这词有点伤感，所以人家才会怀念，你就作作看，故意装做很悲哀的样子不就成了？”她知道小邪对一些伤感事很不习惯，只好要他装了。

阿三拍手叫道：“对！小邪帮主，我们以后要到京城演戏，总不能每天演笑剧，还得来点悲剧才成，你装哭呀！快点，最好哭出来，呵呵……”他一副幸灾乐祸之样子。

小邪无奈道：“好吧！哭就哭。”拿起酒杯啜口酒。晃到凉亭外，故意学古人一般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

阿三叫道：“快呀！样子差不多够苦啦！狗嘴赶快吐象牙！快点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，人家曹植七步成诗，你已晃了五步，快，快吐呀！打破记录！”他很紧张的捏着双手，硬想把小邪逼出诗来。

“吐就吐！五步半！”小邪再跨出半步，已憋出话来：“流水落花……轻缠，逝漫漫。……踌躇晚亭鱼归秋雨拦。欲不泣，离人泪，几回难。又是花开花谢朱颜残。”一句通，句句通，小邪走五步半逼出一首词，念完他大叫道：“怎么样？”神气活现地奔回亭中直叫道：“五步半！呵呵……”狂妄中还带着点孩童之纯真，令人觉得他狂得可爱。

“好，好！”阿三大拍其手，不管懂不懂，他都大叫好。

阿四竖起大拇指叫道：“好！五步半词王，大词王！哈哈……”狂笑地拿起酒杯往小邪送去：“干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们三个乡巴佬，反正也不知道词作得好不好，逼出来就算数，只要能当上“五步半词王”，三个人是同样高兴，同样快乐，同样

大喝其酒。

而小丁、小雨和小星星呢？她们是女孩人家，也读过不少书，她们被小邪的绝世惊才给震住了，只这么短短走出小亭，他就念完这首词，而且还是那么哀怨动人，她们已沉醉在这首词里面，忘了喝采，可惜小邪并不知道他的词能这么吸引人。

“哈哈……”小邪已喝得酩酊大醉，迷糊叫着：“阿……三，你看……水中有……有月……亮，咱们下去……捞……月！”他摇晃着身躯，手指着亭边小泉。

阿三也是醉猫一只，他晃过来往小泉看了看：“是……是月亮……而且……还有三个……走……捞月……”话未说完，“扑通”他已扑入小泉里。

小邪大叫：“阿三……等等……哇……”“扑通”一声，他也掉入水中捞月了。

“哗啦啦……”阿四慢了一步，紧张追了过来，已将酒菜打翻不少；“还有我……还有我……”随后也跳下水，又是一声“扑通”。

“哈哈……”，“在……哪里！”“在……噢！不见了？”“哗啦……哗啦……”

他们在水中找月亮，也不时打起水仗，像小孩一般。

明月如钩，清风拂雾。

“叮叮当当……叮咚叮当……”

琴音已起，来自空山一角，蜿蜒幽柔，轻卷夜空，绵绵飘渺，忽高忽低，抑扬顿挫，悦耳动听，令人如沉醉东风之中，勾起美丽遐想，舒畅已极，忽而音韵一折，音如子规夜啼，巫山猿泣，凄厉哀怨，闻之则泪下，越来越急，琴弦越绷越紧，音韵再转，“叮叮当叮，叮咚叮……”音密如急雨，劲如狂风大浪，澎湃飞舞，势如江河溃堤，山崩地裂，骇浪击石，震撼人心，扣人心弦，无所不至，无所不达，震得庭院枝叶娑娑作响，摇晃不已。终于……山回路转，琴音已从高空中折回来，飘渺柔美，有如慈母轻抚怀中婴儿，轻哼催眠曲，让人不知不觉中已进入梦乡。琴音不绝，轻歌已起……

“流水落花轻缱，逝漫漫，踌躇晚亭鱼归，秋雨拦。欲不泣，离人泪，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阿三点头道：“没问题，我‘三撇老蛋’从来不含糊赶夜工的……上次是意外，呵呵。”他想到上次在夹竹桃林，赶夜工赶得睡着了，有点‘含糊’，现在补充解释说明。

众人合力将花园恢复原状，时已将近申时黄昏。

× × ×

一连过了三天，小邪才想到这事。

在花园里。

“小雨。”小邪问道：“你娘在干嘛？我有事要找她。”

小雨道：“你找我娘什么事？重不重要？”

小邪点头道：“一点点重要。”

小星星道：“夫人在观月楼弹琴，你有事，我去请夫人来。”

小邪道：“那你快去。”

小雨道：“小星星你请娘到前厅，这里风大，娘可能会不习惯。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小星星蹲身后，立即往观月楼行去。

小邪问道：“小雨，你们这座‘飘花宫’从来就没人来过吗？”

小雨微掠一下秀发道：“没有，我从小到大都没看到别人来过。”

“那你们这些丫环又从哪里来？”

小雨沉思半晌道：“听娘说，这些丫环都是爹收容的，她们都是孤儿。”

“你们以前可有老的丫环？”

“有，但她们都已经死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们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啰？”

小雨见小邪问得如此认真，也觉得事情不怎么小，她不解道：“她们是一代传一代没错，小邪你问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事？”

小邪道：“我是为了‘黑血神针’而来，我是想知道，是否真有人能从你们这里偷走神针。”

小雨很有自信道：“不可能，从来没有人能潜进‘飘花宫’一步，而且‘黑血神针’一向都藏在我娘的观月楼里面，连我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，怎么会遗失呢？”

小邪望着她，轻轻一笑道：“事实上武林已出现了好几枝‘黑血神

针’，我不得不查明这件事情。”

阿三笑道：“小雨这是真的，我差点还挨了一针，好在我武功高强才没有死在歹徒手中，而他们说‘黑血神针’是偷自‘飘花宫’。”

阿四叫道：“阿三你算什么武功高强？要不是小邪救了你一命，你早就完蛋啦！”

阿三笑道：“这样说可以加强效果，也比较动听，呵呵……”他吹牛吹习惯了，对于这种事已处之泰然。

小邪道：“小雨，老头子也是为了这件事才把我捉去，也为了‘黑血神针’才离开你们，说不定神针已真的被偷走了。”

小雨已经动摇了自己信心，她急道：“我们快到前厅问问我娘。”

众人立刻往前厅行去。

他们坐在前厅等了一下，小星星已领着夫人走进来。

大家起身一揖道：“夫人好！”

乔夫人含笑道：“好，你们也好。”轻步移向椅子，坐了下来，祥和道：“小公子你找我有事？”

小邪笑道：“是的，夫人，我想请问夫人，您可藏有‘黑血神针’？”

乔夫人点头道：“有的，‘黑血神针’是‘飘花宫’镇宫宝物之一，本来这种奇毒无比的东西不该留在世上，但祖先们怕本宫遭到劫难，所以也规定不能遗弃，不到危急也不准拿出来使用，我一直将它保存得很好，小公子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？”

小邪道：“夫人你可知道武林已出现‘黑血神针’？而且还是专门用来杀人。”

乔夫人闻言吃惊道：“不可能呀，我一直将‘黑血神针’放在秘密地方，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人知道，怎么会呢？会不会江湖传言不实？”

小邪道：“江湖中真的有‘黑血神针’，我身上就有一支。”说着他拿出一枝细如牛毛，黑的发亮的小针，递给乔夫人。

乔夫人接过手一看，她惊道：“没错，这正是‘黑血神针’，怎么会呢？”她非常纳闷。

小邪道：“夫人您能不能将您的神针拿出来看看？说不定有所发现也说不定。”